



THE NEW TYPE OF PARTY-TO-PARTY RELATIONSHIP
AND THE PARTY DIPLOMACY FOR A NEW ERA

新型政党关系 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于洪君/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新型政党关系 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主 编 于洪君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 于洪君主编.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90-1382-3

I . ①新… II . ①于… III . ①政党 - 政治制度 - 研究
- 世界 IV . ① D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3122 号

书 名 :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出版发行 :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 (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 :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286千字

版 次 :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9年5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090-1382-3

定 价 : 6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政党外交与政党外交研究永远在路上

于洪君^[1]

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 190 多个主权国家，除海湾地区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极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在活动。这些五光十色的政党以及那些准政党、类政党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于各国千差万别并且不断变化的政治体制之中。它们除了在本国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如动员民众参加选举、争取执政或参政地位、以执政党或共同执政党甚或反对党身份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等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开展政党之间的国际联系与交往。这种友好联系与交流对话，已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系中共中央对

[1]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客座教授。

外联络部研究室委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承担的课题，即“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初步成果。参与本课题研究和撰写本书的，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的领导与专家以外，还有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专业干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长期致力于政党政治、政党外交研究的专家学者。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政治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无论其组织形式如何，内在性质如何，当它们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而存在时，其国际交往与联系多为谋求必要的外部支持和帮助，为自身发展争取较有利的外部条件；而当它们处于执政党或参政党位置时，其对外交往与合作通常服务于执政需要，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即为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共产党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由共产国际，主要是俄共（布）^[1] 直接帮助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部队，就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胸怀的进步力量，就同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团体，首先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以及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当时由列宁领导的俄共（布），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苏维埃俄国的首都莫斯科，因而被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俄共（布）1919 年发起成立并直接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即通常所说的“第三国际”，因而成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指挥部”。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由于共产国际中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今日看来，这种特殊关系曾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深受其

[1] 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常简称为俄共（布）。1922 年底苏联成立，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般简称联共（布）。1953 年，该党召开十九大时，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苏联共产党，从此简称苏共。

害。193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思想上、组织上排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左”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从此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和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仍与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继续保持着多种渠道的接触和联系。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抗日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有所弱化，但与其他国家进步力量和友好人士的交往却不断扩大，其中既包括来华支援中国革命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包括来自美国的进步记者和友好人士，甚至还包括美国驻中国的一些军政人员。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联共（布）无暇国际共运事务，而且由莫斯科指挥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旧思维，也已不利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共产国际亦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1946—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出发，重新强化了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和交往，并且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政治支持和多方面的实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最终决定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苏联的建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可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国际联系，没有中国共产党争取到的外部支持，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共产党当年这种极为特殊而又非常积极的对外联系和交往，为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性作用。

1951年初，已经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借鉴了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为保存情报资料和干部队伍，并与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保持联系而成立党中央国际部的做法，组建了专门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职能部门，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的初期阶段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因而只同马列主义性质的政党来往。据中联部一位老部长回忆，当时中联部的主要任务：一是支援东方国家的革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命，帮助那里的共产党人“决定党的路线”；二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三是同全世界的共产党联络；四是支持越南反法战争，援助越南建设。此外，中联部还负责指导工青妇等组织的民间外交，领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通过这两个“外围团体”，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建立了联系，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经验，为他们培养和训练干部。

进入60年代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即中苏两国共产党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演变为公开的论战。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被迫选边站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联系和交往方面采取收缩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干扰，新中国的外交事务受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对外联系也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中的70多个党，完全断绝了关系。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那时也只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四国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上面提到的对外交往的两个“外围组织”，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实际上是自动解散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开始全面调整。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重新考虑党的对外关系问题。1977年，中国共产党与曾被斥为“修正主义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了党的关系，效果良好。基于这一实践经验，我党领导人当时提议，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同非洲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党的关系，同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即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及以往被称为“修正主义”的那些政党，也要建立联系。1981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中联部“外围团体”正式成立，其目的就是要以某种变通的和相对灵活的方式，同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社会党和其他政党、团体建立友好联系，以恢复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同外部世界的联系。

此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他明确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的关系”，即“新的、健康友好的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随即被党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认，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展党际交往的指导思想。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不但陆续恢复了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还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展开了友好交往。党在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局面彻底结束。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联系，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转入低潮，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的政党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在许多国家反而呈现加速发展的新局面，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国际上的交往与联系更趋活跃。面对国际政党政治形态的新情况新动向，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奉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努力开辟对外联系的新渠道新途径，不断探求对外交往的新方式新方法，迅速打造出党的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和新体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都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对外交往的总体思路 and 原则，确认党的对外交往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将同一切愿意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基于这样的思路 and 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联系与合作，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作为国家总体外交重要补充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形式也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开拓性进取性，更符合时代特点和潮流。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团组互访、参加友好政党相关活动、出席政党国际组织某些会议、一般性信息交流与互换等传统模式，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径和范式。首先，与各种国际性政党组织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适度参与其活动；其次，发起并推动亚洲地区政党国际会议定期举行；第三，中共与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的关系引领着国家关系的发展；第四，与许多国家的主要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理论研讨或高层对话机制；第五，与各类执政党开展形式多样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活动；第六，对外传播和智库交流在党的对外交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第七，党的中央职能机构和地方党组织成为党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主体；第八，中国共产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党在没有政党活动的国家中也找到了交往对象与对话伙伴；第九，在非建交国开展政党交往，为国家关系正常化铺路搭桥。

在上述党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交流互鉴党的自身建设经验，特别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经验，巩固和推进国家关系发展，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传播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互利共赢的新合作观，倡导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共同安全观，以及平等互鉴的人类文明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国际交流，不仅是复合型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形势未来走向和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参与党的对外交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职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立体化、多领域开展对外交往的新局面逐渐形成。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的 400 多个政党和准政党型的社会政治组织保持了经常性联系。这些政党和组织，大部分处于执政地位（包括一党执政或参与执政）；有的虽然没有执政，但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底色不一，价值观体系光谱各异，但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普遍持积极态度，有些对华非常友好。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治家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想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要想探询并解开中国成功发展的秘诀，必须深入研究和解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经验。

进入新世纪后这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于不断拓展的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而也服务于中国为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使命，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认同。

作为一个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和连续执政将近 70 年的“老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扩大和深化对外交往，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走向外部世界，展示自身良好形象，宣介国家内外政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内在需要。党的对外交往，作为中国共产党新

时代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一条重要战线，已经十分紧密地统一和融合到国家政治发展与总体外交之中，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党的对外交往、联系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多次就此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见会谈时，他也多次谈到政党交往对于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外交构想和政策主张，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党的对外工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彰显。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作为负责党的对外工作职能部门，近年来不仅常态化地开展传统的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系，而且不断开拓新思路，创造新形式，积累新经验。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一是定期或不定期地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重要政党和政党国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对话会或研讨会，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二是配合越来越密集的大型主场外交活动，组织相关国家政党来华开展多边对话会，如上合组织政党对话会、金砖国家政党对话会、中非政党对话会等，直接服务于我国的多边外交；三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后组团出访相关国家，集中宣传介绍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新的政策主张，不断加大释疑解惑、增进共识的工作力度；四是持续不断地与外国政党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国共产党2017年12月举行的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上的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首开先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他在讲话中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责任，同时提出了许多有关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的新理念。他所提出的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的倡议，标志

着当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和新高度。

在这次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深入阐述了他在十九大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他说，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而是要一如既往做出三个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政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志存高远、敢于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意义重大，而且会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他强调，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党的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将永远在前进，永远在路上。党的对外工作和政党外交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工作，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研究与探索一样，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2019年4月



序：政党外交与政党外交研究永远在路上

于洪君 1

● 理 论 篇 1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机遇、挑战与优化

金鑫、张伟杰 3

“新型政党关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柴尚金 17

如何观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

王义桅 24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党逻辑与中国作用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研究

郑长忠、沈大伟、孙鹏、李亚丁、王志鹏 31

新型政党关系与新时代政党外交

马克思恩格斯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对外关系	
陈伟功	56
政党国际合作的趋势与特点	
肖 洋	70
政党交往新境界的时代价值	
——以中欧政党外交为例	
柳思思	79
民粹主义对欧洲政党政治的影响与冲击	
肖 洋	95
政党外交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陈伟功	110
● 形 势 篇	147
论新时代政党外交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联动性	
扬扬	149
新型政党关系对党际交往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苏淑民	160
政党外交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作用	
徐 亮	174
“一带一路”政党外交的重大意义、总体思路 and 战略举措	
张耀军	184
拉美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徐 亮	195

印度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周 帅 207

● 实践篇 217

新时代政党外交的新跨越

余科杰 219

书写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的新篇章

邢新宇 230

新时代双边政党交流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邢新宇 243

欧洲绿党的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其借鉴

柳思思 257

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建设探析

周 帅 271

中国政党外交与良好国际话语环境的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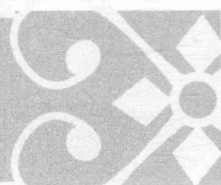
宋文龙 280

中国对越政党外交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杨耀源 292

后 记 305

理论篇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机遇、挑战与优化

金鑫、张伟杰^[1]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外交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外交突破了以往单一、平面、仅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化和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政党外交的蓬勃发展正是外交领域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随着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各国各类政党和国际性政党组织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党外交已经成为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并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重视开展对外交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以政党为主体的非政府性外交活动的大量涌现和日益活跃，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型政党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和政党国际组织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全方位、多渠

[1] 金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张伟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